

晚风·龙光塔

年猪迎春

陈仪文

刚进腊月,天目山的战友就来电话,可以杀年猪了,什么时候来?

我一直想再次现场观看一下杀年猪的情景。临安的战友知道了我的心愿,每到杀年猪前,就联系我。约了好几年,都没能实现。近几年,政府不让农民家庭养猪了,主要是考虑环保,搞起了规模养殖。村里的青壮年也都进城了,老人养猪的积极性不高。春天时,临安战友高兴地告诉我,今年政府允许养猪的,他在山里老家捉了四头小猪,让父母亲养,到了腊月,杀年猪一定来!

小时候,家里曾经养过猪,那是我们全家下放到苏北乡村。每家都会养一两头猪,一般也在过年前杀。但,能不能杀、什么时候杀,都是生产队领导说了算。报告上去后,生产队领导会安排好,并有专门的屠夫上门宰杀。猪肉并不全部留给养猪的人家,也没有人家能吃得起或舍得消费整只猪。大多都是自己吃一小部分,大部分上交生产队,由队里统一销售,并给交肉的人家计上工分。工分就是钱,年终分红时,按工分给钱。那时候的日子远不及现在滋润,猪肉是稀罕物。城镇户口的人吃猪肉,得有肉票。农村人吃猪肉,也得等到生产队有人家杀猪。

自己家养的猪是有感情的。尽管知道养猪就是杀了吃的,但还是不忍心,舍不得。记得有一年,父母亲回到无锡反映情况,要求落实政策,哥哥也在外地工作,有一个多月是我一个人在家。家里的狗、猫、鸡、羊、猪全由我这个十来岁的少年看管。好在是暑假,不用上学,还能照顾过来。猪一天得喂三次,得挑猪草、切猪草、烧猪食,还得经常给猪圈清扫。猪也很享受为它冲洗的时刻,更喜欢为它挠痒。你挠它的肚皮,它会侧身躺下,哼哼叽叽地叫欢。你说与这么可爱的动物朝夕相处十个月,怎么会没有感情。每次,过年杀猪,我都会找个地方躲藏起来掉眼泪。

当兵后,在连队期间,连队一般都会养几头猪,这是人民军队的传统。春节、“八一”、参加演习或连队有重大活动,肯定要杀猪改善生活。杀猪都是战士自己动手。要说这部队就是大学校,什么能人都有,连屠夫也不会少。连长一声令下,总会有人主动请战,要求帮助连队杀猪。事务长或炊事班长肯定得到过老兵杀猪技艺的真传,就充当主刀手。几个人从猪圈赶出一头,有人揪尾巴,有人抓猪脚,有人拽耳

朵。手忙脚乱地先把猪的四个脚分前脚后脚捆了,找一根扁担,往捆着的绳子中间一穿,一边两个人抬着就走。伙房门口,早已烧好开水,用两张长凳架着门板,几个人把猪捆在了门板上,主刀的就动了手。战士们在边上围成一圈,笑闹着看着这难得一见的一幕。

许多地方有杀年猪的习惯。这一天,全家都会团聚,这是犒劳一年的辛勤、庆祝一家团圆而特别安排的嘉年华。但战友说,临安现在这个风俗几乎断了。战友在派出所当民警,他父亲就是村里有名的屠夫。原先村里人家杀猪,肯定是叫他们家的。他年少时就跟着父亲走家串户,也学到了手艺,只是后来出去当兵,就动手少了。当了警察,更没有时间操刀了,手艺有点生疏。但这次,他还是亲自动手,要给我们露露手艺。他父

亲七十出头了,和一个老搭档给他做下手。给猪烫毛、去毛时,战友的姐姐来了。见到弟弟剃肉、剔肉力气接不上,二话没说,系上围裙,拿起刀把弟弟替换了下来。我们不禁惊叹,还有隐藏的高手啊,手脚比男人利索,真是巾帼不让须眉!他姐姐自豪地说,她是有技工证的,跟父亲学手艺比弟弟早!如今,就在城里大超市卖猪肉!战友坐在椅子上,一边抽烟、喝茶,一边夸赞姐姐手艺好!

农家养的猪品质就是好。战友的母亲特地拉我去看了烧猪食的地方,专门垒的灶,架着大铁锅,边上摆着十几只一米

多高的大塑料桶,装着满满的酒糟和切碎的山芋藤。她说四头猪全是她一个人喂养的,吃的都是酒糟、稻糠、山芋、南瓜,不买饲料喂的。从老人家粗糙的手掌就能看出操劳的艰辛。当我们在品尝新鲜的猪肉时,战友的父亲一个人坐在院子里,默默地翻着腥臭的猪肠。战友说这是细活,也是技术活,更是脏活。战友的母亲,又在忙着烧猪食,照料剩下的三头肥猪。

人怕出名猪怕壮。杀的这只是公猪,纯肉就有三百斤,名副其实是头壮猪。没有办法,猪生得就命贱,不像牛,还能犁田、拉车;不像马,还能征战、奔驰。猪只有成为盘中餐一种命运。但猪肉地位并不低,是中国人肉食供应的绝对主力,和粮食一样,享受战略储备物资的待遇。老百姓的餐桌上,怎么能少了猪肉?无锡人更是看重猪肉,把一份酱

排骨做成了无锡最具代表性的菜肴。小笼馒头、馄饨、玉兰饼等名小吃,更是离不开这“二师兄”。就是平头百姓,要好的兄弟相聚,下酒菜最好的,总会有猪耳朵、猪门腔(口条)、猪鼻冲(嘴),最好还有猪尾巴,那是活肉,抢着往嘴里塞。腌好的咸肉,要等到春暖花开,春笋下来,柴锅烧的咸肉春笋,叫腌笃鲜,那是“二师兄”奉献给江南百姓的另一道美味。实在是贡献至伟。

也许,这是最后一次看杀年猪了。与战友一家告别时,我不免有些惆怅。不管这许多了,吃了杀猪菜,春节就到了!

忆旧·古运河

回味农家乐

曹友伦文

虽然早已离开乡村,但我至今没有忘记故乡,更没有忘记农家。

每到晚上,我总会想起在乡村农家的时光,乡村岁月的点点滴滴,就像放电影似地又在大脑的屏幕上映现……

江南的乡村,是由一长排低矮的平房连接组合而成的。平房周围生长着树木、竹林、野草,而环村而过的小河始终无声地流淌着。离村稍远的田野,是无边无际的绿,那一片柔绵的绿色一直伸向远方……

乡村的主人是农民。而农家,就是农民的家。农民在一年之中,有大半时间都在辛苦劳累中度过。农忙时,村民们整天忙田头不说,有时还要开早工夜工,甚至连吃喝都在田头。唐代诗人李绅曾这样写道: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……这就是农民在田间劳作时的真实写照。

其实在农忙时,农民也有快乐的时候。就说炎热的夏天在田里干完农活,当傍晚收工回家,美美喝上一碗凉透的大麦茶时,心里的甜就会弥散全身。而每当晚饭后搬出条凳到晒场上纳凉,东说阳山西说海地扯山海经,村民们的快乐更会达到高潮。

真正乡村的农家乐,是在农闲时。在乡村,夏种结束,秋后播完冬小麦,乡村的农闲时光就正式开始了。

夏种后,虽然还有农活要干,比如稻田和桑田的除草施肥等,但此时却是忙中有闲的。于是,生活在太湖边、小河旁的村民,总想着捕捞些鱼虾改善生活。尤其在黄梅雨季,鱼们正当是产卵季节。由于连天阴雨绵绵,水流遍地,鱼虾的活动空间就变得更为宽阔。在小河旁的排水沟中,有时也能见到逆水而上的鲫鱼和鲢鱼。这时,你只要在水沟靠河边的出口处放上鱼兜,过一会鱼兜里就会有鱼……

那时,湖边的浅水滩上也常有各种鱼类光顾。雌鱼常把卵子产在水滩的青草上,当鱼在水下的草杆上产卵时,水面上的草叶就会抖动。这时,守候在旁的“渔夫”便把扛在肩上的鱼罩瞄准抖动的小草扣下去,随后双手在那狭小的圆圈内摸索,不一会,扣在鱼罩内的鱼就被捉住了,有时还有成对的。

在田岸边钓鳊,另有乐趣。钓者常拿着一根用小钢丝弯成的鱼钩,钩上套着蚯蚓作诱饵。钓者常在田岸旁寻觅,寻找水田与田岸交界处的洞穴,见到鳊鱼出没的洞穴,就把钢丝鱼钩伸进洞中。如遇到饥饿的鳊鱼,就会马上咬钩,当钓者感到钢丝上有分量时,就把钓钩往外拉,钓钩出洞时,一条扭动不停的鳊鱼就被逮住了。但有时也会碰上狡猾的鳊鱼,蹲上半天都不咬钩,有时虽也感觉钓钩有咬动感,拉出洞口却没重力,而钩上的蚯蚓却早被鳊鱼吃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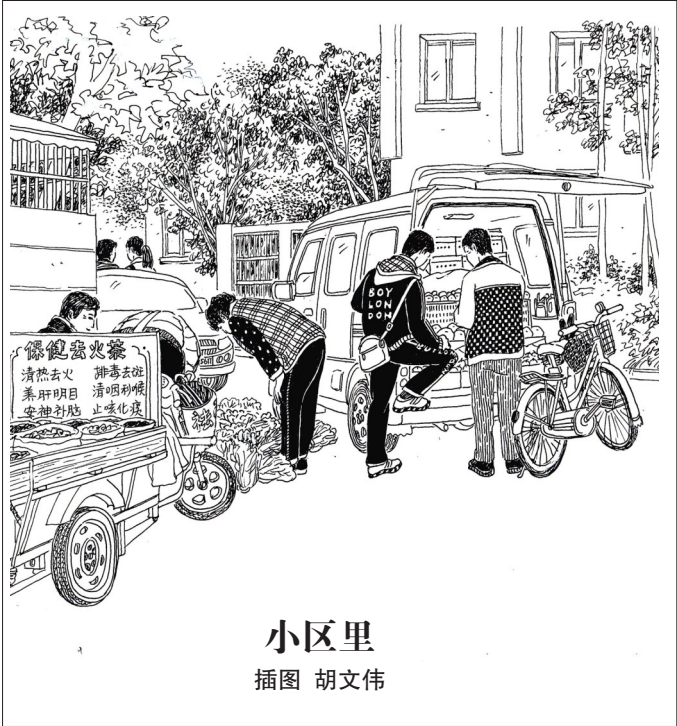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捕捞方式,虽然看似原始,也像干体力活似的有些累,而心中却是美滋滋的。尤其当在湖滩捉到成对的鲤鱼、在田头钓到特大的鳊鱼时,心中的快乐就更无法比拟了。

冬季的农闲,才是真正的闲。到了冬至节气,百草大多枯萎,冬小麦和各种蔬菜的生长也处于停滞状态。因此在这时,农村中干得最多的除草、施肥等体力活也就停下来了。

农闲时的村民们各自寻找乐趣,大多老农选择靠着朝东的墙根晒太阳。扯扯老话,讲讲新闻,这些老人手上大多抱着铜皮暖炉(俗称脚炉),暖炉中装着刚烧过的火灰。在日光和暖炉的温暖下,老人们的脸色慢慢红润起来,精气神也上来了,他们觉得这才是神仙过的日子。

有时,老人身边还有小孩陪伴着。但在这时,他们的暖炉就被孩子们占有了。孩子把炉盖打开后,拨开炉中的火灰,在见红处放进一些干玉米粒,并用小竹棍反复拨动着。不久,暖炉中便会陆续发出啪啪的爆裂声,随之,一粒粒原来干瘦的玉米粒子忽然都开出了乳白色的花朵,这就是我们现在还能吃到的玉米爆米花。

农村很重视过节,农家的节日很多与农历的节气有关,比如一年中的“清明”“端午”“重阳”“冬至”等节日。而到了岁末的“除夕”,第二天的“春节”,村民们就知道,新的一年又开始了。



小区里
插图 胡文伟